

杜工部草堂詩箋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第一

建安蔡夢弼集錄

名儒嘉話凡二百餘條

淮海秦少游進論曰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歟

鳳臺王彥輔詩話曰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
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教以雅正雖
締句繪章又旣一槩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薄滋
味如孤峯絕岸者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
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
茹古涵今無有涯涘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
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爲
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
難曉如義鷲行巨鰲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
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拮據前事
往往如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亂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
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
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
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
詩人衆矣而子美獨爲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
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後山陳無已詩話曰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法出審
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
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耳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
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

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儂館爲交游故杜甫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有云雲白山青千萬重幾時重謁聖明君甫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有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甫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也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也茗溪胡元任曰沈雲卿之詩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

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語益工也

詩眼曰黃魯直謂文章必謹布置以此槩考古人法
度如杜子美贈韋見素詩云紉袴不餓死儒冠多誤
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听而具陳之耳自甫昔
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
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事也則意舉而文備故
已有是詩矣然必言真所以見韋者於是以厚愧真
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
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
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
心怏怏祇是走跋跋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
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也此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迴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以頸挫高雅矣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唐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間相唱和其詩有館霧清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陪還人

之句若子美林花帶兩胭脂落水行牽風翠帶長又
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
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文昌雜錄曰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
校牙餽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
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饅人寒食則有假花
雞毬鑊雞子干堆蒸餅餽粥四月八日則有饀糜五
月五日則有百索糝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
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艾枝
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餞臘日則有口脂面
藥澡豆立春則有綠勝雞燕生菜杜甫春日詩春日
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察寒重陽詩曰茱萸

賜蘇士瞻日詩曰口脂面藥隨恩澤是皆記當時之所重也

金石錄曰唐六公詩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

秦少遊詩話曰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夢弼謂無韻者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

涖齋閑覽曰杜子美之詩悲懽驕泰發歛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

不可以對麒麟然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云貔虎
閉金甲麒麟受玉鞭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章
晉之云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
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
無不合也

後山陳無已詩話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
有躰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禪宗謂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
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
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
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
李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

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門關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人之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曰詩中有拙句不失為奇作若子美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句是也

茗溪胡元任叢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少陵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

云得罪台州去時危弃碩儒移官逢閣後穀貴致潛
夫東坡蘇子瞻和鬱孤臺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
眺州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之類是也

漫叟詩話曰杜詩有自天題濕處當暑着來清自天
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蘇子瞻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
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君溪胡元任叢話
曰子瞻此時戲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
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桓温
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
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
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

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子美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蔡條西清詩話曰子美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子美曾中吞幾雲夢也

三山老人胡氏語錄曰子美慈恩寺塔詩乃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淆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仰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賢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

池飲日宴島會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鶴去不
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
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
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
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
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淪若大兩則伏而不出燕體輕
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
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
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
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不礙其
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

鶯穿絲柳織金梭體矣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七言之偉麗者如子美云旌旗
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
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
令諸番無事著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詩眼曰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
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
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
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
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子美云綠垂風折
筍紅綻兩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

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其言春容閑
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其言秋景悲壯則有藍
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衮衮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回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
影還其甲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
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理盡
性移奪造化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
壯乃如是也矣

隱居詩話曰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
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

痛稠疊前人謂杜甫之爲詩史蓋爲是也非但序陳迹撫故實而已

崔德符曰少陵入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府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倉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

苕溪胡元任叢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斡九

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
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子
美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
爲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
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又
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捫蝨新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它人詩乃諸子之
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蠖蟻同盡隨上墟
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
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
於漠之義也

程氏演繁露老杜七歌竹林爲我啼清晝蔡條以竹

林爲禽名忍穿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
因謂之啼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
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言爾非笑而
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之孰不得爲啼耶

洪內翰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
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
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
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南西
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
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
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筮欲教鋤杜公寄嚴

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

間巖荅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

非一渡冷猿秋鴈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

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又云雖無南去鴈看

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荅云藥

裏関心詩摠廢皆如鍾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反復

於是乎有餘味矣

黃常明詩杜甫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綠江

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

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旄頭俯澗壘層臺俯風渚

游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

不可具述

螢雪叢說老杜詩詞酷愛下受字蓋自得之妙不一而足如脩竹不受暑輕鷺受風斜吹面受和風野航恰受兩三人誠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它只是平易雖曰似俗其實眼前事爾老妻畫紙爲其寫稚子敲針作釣鉤以老對稚以其妻對其子無如此之親切又是閨門之事宜與智者道

黃常明詩話數物以个謂食爲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个兩個黃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个个送李校書云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喫飽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竒特可以映帶者也

捫蝨新話云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

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
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
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
曰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
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
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黃常明詩話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詩
法侵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
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人舞智趨時巧宦數遷所
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义入也日
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
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

爲縱此樂暴戾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
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爲取魚也退
之義魚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

黃常明詩話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
使繇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
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清海無勞
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
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
橫索錢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
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爲念孟子以善
言陳戰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
然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日夜闡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

古今詞話蜀人將進酒嘗以爲少陵詩作瑞鷓鴣唱之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賤盍辭醉今日愁來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此詩或謂杜甫或謂鬼仙或謂曲詞未知孰是然詳味其言唐人語也首先有曾從漢梁王之句決非子美作也

况集中不載灼可見矣不知楊曼倩何所據云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一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建安蔡

夢弼

集錄

三山老人語錄曰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錄曰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山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爲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徃徃境界皆如此也

東萊呂居仁曰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迺妙指如子美身輕一鳥過飛鷺受風斜過字受字皆一句響字也

丹陽洪景廬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死上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

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
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
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
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
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
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
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
寂寂歷一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
嘿諭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錄曰陶淵明詩云雲無心而出岫
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

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
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
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丹陽洪景廬空谷齋隨筆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
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
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
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
斯須九重真龍出馮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鸛
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行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
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何特此耶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
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

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
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
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
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
耳又云杜子美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
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
賢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爲不知者
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生學故
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議淵明
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
曰世人多誤會予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王彥輔塵史曰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多倒其句而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類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劉夢得詩云朱雀橋邊

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

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

烏衣謝鐵衣也

皆金陵故事輿地

志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

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甫詩

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是也比觀劉芥披

遺小說又曰王謝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嫗皆衣阜引謝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謝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棲於梁上謝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日迴來春燕又飛來謝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眞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來歲竟不至因目謝所居爲烏衣巷劉斧乃改謝爲謝以王謝爲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托名於錢希白終篇又取劉夢得詩以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之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不足信也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臾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長信哉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世言子美卒於耒陽故寰宇記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新唐書乃稱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卒此承襲傳聞而未嘗劾實故也得臣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年冬未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

詩古二
玠之亂倉皇往衡陽抵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癘復
沿湘而下故有迴棹之作其末云舟師煩爾送朱夏
及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宅弃汝去秋帆催客
歸蓋迴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
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衝雨雪誰憫蔽貂裘
則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二篇爲詳安得卒於耒陽耶
要之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
誌稱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祐事於偃師途
次于荆拜余爲誌辭不能絕其略係曰嚴武狀爲工
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
卒旅殯耒陽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

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泛飲詩云步履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臨川王介甫曰老杜云詩人竟來往下得蒼字大好
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
言語只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子美

於當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
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

甫陽鄭景韋離經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
約束杜子美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
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
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鵬鴒枝
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
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詩云滑憶
彫孤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不罌羗寄張
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
字買堪貧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

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
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憤井曾參
盜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親是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
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
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
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露巾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古人用韻如文選古詩杜
子美韓退之重複押韻者甚多文選古詩押二捉字
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押二人
字南圖詩押二同字初去郡詩押二生字沈休文鐘
山應教詩押二足字任彦昇哭范僕射詩押三情字

兩生字陸士衡赴洛詩押二心字猛虎行押二陰字
擬古詩押二音字豫章行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
押二歸字王正長雜詩押二心字張景陽雜詩押二
生字江淹雜體詩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押二入
字杜子美韓退之蓋亦倣古人之作子美飲中八仙
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園人送瓜詩押
二草字上後園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
詠懷押二旋字贈李祕書押二虛字贈李監押二厲
字贈汝陽王押二陵字喜峯薛遷官押二浮字退之
贈張籍詩押二更字二狂字二鳴字二光字岳陽樓
別竇司直押二向字李花押二花字雙鳥押二州字
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押二行

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
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挺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
盜賊未息數舊懷賢而作者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
朝獻大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竒之使待制
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
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
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隨鷁路隨水到龍
門是時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
皆集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也按唐史是歲八月見素
代陳希烈爲丞相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

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古坂高元之茶甘錄曰子美於天寶十三載獻西嶽賦故集有贈獻納使陳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篇末章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隴負薪拾招餉舖不給困躓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來往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上莊者言其地也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雪裏江船度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草

堂壘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橙木於何少
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
果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爲詩
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
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
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
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
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
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
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會過墻
陸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
湍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參謀復

歸草堂則曰不忍意捨此復來雍榛蕪入門四松在
步踈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
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
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
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
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
歲而已其起居寢食之興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
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
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
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寫常之韻語陽秋曰張均張垧兄弟承襲父寵致位
嚴近皆負文材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

甫欲相均而奪於楊國忠自此各懷歛望安祿山盜
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
非房瑄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
享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
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均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
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均尚寧親公主禁
中置宅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
戮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北征詩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
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
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甫方脫身於萬
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曠

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肺
病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悰已非北征時比也及
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着稚子浴清江
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
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秦益時矣
古坂高元之茶甘錄曰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
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
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
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滌生伍率班荆道
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
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
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

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
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祇睡多背俯晴軒得家
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
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
黃魯直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爲不知者詬病以
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
人便爲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必說夢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
莊有隔千里兮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
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
人情視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它詩未嘗一及之至
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

鄜州月閨中祇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
寒一百五日夜對月詩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
繼之曰此離放紅藥想象頰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
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桃錦字燭滅翠眉頰
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
問夜如何蓋愛君欲諫之心切則通文爲之不寐想
其犯顏逆耳必不爲身謀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成都記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
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故
子美云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又曰古時杜
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龜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爲飼之
故子美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乃爲餵其子禮
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
子美集中杜鵑詩行凡三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
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

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
託興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
嬪嬙左右如花紅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古今詩話載子美因見病瘡者
曰誦吾詩可療令誦子章獨體血模餽手提擲還崔
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瘡矣其詩云患
癘三秋孰可忍又云三年病瘡疾子美於此時何不

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夢
謂誦杜詩能除瘴疔有是理蓋言其詩
辭典雅讀之脫然不覺沉疴之去藥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爲難
而杜子美之曾祖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
房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乃形其語於詩曰向窺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
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游之
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且莫近前丞相嗔之句
當是謂揚國忠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北征詩云憶昔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襄中自誅褒姒其意謂明皇英

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姒不同老杜此語出於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爲左拾遺會房琯以陳濤斜戰敗罷相甫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甫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求給於人如贈高彭州客夜狂夫荅裴道州簡韋十凡五篇觀此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半天下自少時遊吳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旣

皆載於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
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
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
云賢有不歟突聖有不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
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劔南也留
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蠻荆安拱用莊叟隨雲拜東皇
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為
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
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臯可跂及壯
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躡屈賈壘目短曹
劉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

詩雄於時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唐史氏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建事守御床其忠盡亦可嘉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山谷黃魯直謂後山陳無已云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謂立方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行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

章千古事後山則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
後山則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云
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
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立方謂
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盆中見此古
墨洗者用語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精熟不覺在其筆
下又何足以病公乎

諸儒詩話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
頓食黃魚或讀爲上聲或讀爲去聲沈存中筆談
以烏鬼爲烏猪謂其俗呼猪作烏鬼之聲也蔡寬夫
詩話以烏鬼爲巴俗所事神名也冷齋夜話謂巴俗
多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素湘雜記以

鸕鷀爲鳥鬼謂養之以捕魚也然詩辭事略又謂楚
峽之間事鳥爲神所謂神鷀也故元愬之有詩云病
賽鳥稱鬼巫占瓦代龜夢弼謂當以此事略之言爲
是也蓋養鳥鬼食黃魚自是兩義皆記巴中之風俗
也峽中黃魚極大者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按集
有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
不容身是也然是魚豈鸕鷀之所能捕哉彼以鳥鬼
爲鸕鷀其謬尤甚矣或又曰鳥鬼謂猪也巴峽人家
多事鬼家養一猪共祭鬼不用故於羣猪中特呼鳥
鬼以別之也今並存之

廣陵馬求卿嬾真子錄曰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
亦尊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爲淳厚杜工部於蘇

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
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
老且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想見當時士人一經
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爲
耻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篤厚雖前輩詩中亦不
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嘆哉
庚溪詩說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
不拘詩句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
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
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
心術祈嚮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
與飢渴由已者何異然常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

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洒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屢豈云缺窳霍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道爲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可以茲悞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道既不合時而又不爲低屈皆設疑互合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間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業途因念遠戍役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爲小己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

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
周復正合乎此昔人目元和賀兩詩爲諫書余特目
此詩爲心迹論也

碧溪詩話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
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民歎息腸內熱胡爲
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扣君門下令
減征賦寄栢學士云幾時高議抹金門各使蒼生有
環堵盜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
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宥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
存矣東坡先生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
名其詩爾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古今詩話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此語久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鑑鸞鳥窺沼行天馬渡橋亦倣此理

杜氏譜系

謹按唐書杜甫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成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左拾遺尚書工部員外郎甫生二子宗文宗武夢弼今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成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懋惊恂愔從郁二子牧頴羣從中惊官最高而牧

名最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
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
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旣同出於預而家
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
乎何家譜之見遺也東塾蒸夢弼因覽其譜系
而爲之書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上

趙

子櫟

呂汲公大防爲杜詩年譜其說以謂次第其
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
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竊嘗深考
其譜以謂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而甫
實生於開元元年癸丑以謂甫沒於大曆五
年庚戌而甫實沒於大曆六年辛亥其推甫
生沒所值紀年與夫紀年所值甲子皆有一
歲之差且多踈略今輒爲訂正而稍補其闕
俾觀者得以考焉

明皇開元元年癸丑

按天寶十載公年三十九奏上大禮賦表云生
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載逆數之甫今年生舊
譜甫生先天癸丑奏賦天寶十三載十三載年
四十三十載亦年四十矣

開元三年乙卯

夔峽觀公孫弟子舞劍器詩序云開元三年余
尚童稚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

開元七年己未

壯游詩云七齡思即壯進鵬賦表云自七歲所
綴詩筆甫作詩起七歲

開元九年辛酉

壯游詩云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開元十四年丙寅

壯游詩云往昔十四五

開元十五年丁卯

甫年十五後有百憂集行云憶年十五心尚孩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有開元皇帝皇甫淑妃神道碑去野老何知斯
文見託甫時白衣

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壯游詩云忤下考功第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
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功輕徙禮部以春官侍
郎主之甫下考功第蓋今春也

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按柳芳唐厯開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西京米價不盈二百緡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歧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憶昔詩去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皆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乃其時也

開元二十九年辛巳

是年甫有祭杜預文六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昭告于先祖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預葬龜洛偃師首陽山南甫祭于洛之首陽

天寶元年壬午

集有天寶初南曹小司寇爲山之作時年三十

天寶三載甲申

正月丙申朔詔改元曰載

天寶六載丁亥

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時李林甫相國命尚書
省試皆下之遂賀野無遺賢于庭其年甫元結
皆應詔而退

天寶九載庚寅

秋七月置廣文館于國子監以鄭虔爲博士贈
鄭虔醉時歌云廣文先生官獨冷今年秋後所
作也

天寶十載辛卯

明皇紀天寶十載春正月朝見太清宮朝饗太

廟及有事於南郊甫上三大禮賦授河西尉改
右衛事府曹史謂甫天寶十三載獻賦而考
明皇紀十三載至自華清朝獻太清宮未嘗郊
廟行三大禮當以明皇紀爲證

天寶十一載壬辰

除夕曲江族弟杜位宅守歲云守歲阿戎家云
云甫年四十獻歲年四十一位弟字戎甫從弟
李林甫婚宅近曲江浣花寄位云玉壘題詩心
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天寶十三載甲午

上韋左相詩鳳歷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元宗即
位四十二載故云元宗西岳太華碑曰天寶十

二載癸巳甫進封岳表杜陵諸生年過四十丞相國忠今春二月丁丑陟司空賦曰維岳克生司空則賦當在今載甫今年四十二故曰年過四十

天寶十四載乙未

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奉先縣詠懷詩是月有祿山之亂

至德元載丙申

是年肅宗即位改至德元載夏五月甫避寇左馮翊逆旅卿時有白水高齋三川觀漲詩六月祿山入潼關明皇西幸七月肅宗即位靈武甫自鄜挺身赴朝廷漸北至彭衙行遂陷賊中冬

有悲陳陶悲青坂哀王孫詩

至德二載丁酉

其春猶陷賊作曲江行春望憶幼子賊退竄歸
鳳翔拜左拾遺房琯敗陳陶甫上疏救之有薦
岑參謝口勅放推問狀八月墨制放往鄜州有
別賈嚴二閣老北征徒步歸行羌村詩

乾元元年戊戌

夏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其秋有試進士策代華
州郭使君論殘寇狀時有留花門洗兵馬詩

乾元二年己亥

元年九月九節度兵討慶緒于鄴城遂潰三月
官軍敗滏水甫有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

別無家別甫時華州司功叅軍關輔饑弃官西
去度隴客秦亭立秋後詩云惆悵年半百甫年
四十七冬十月發秦州初至赤谷南至鐵堂峽
逐踐同谷城積草嶺鳳凰臺

上元元年庚子

成都西郭草堂詩云經營上元始即其時也有
浣花卜居狂夫有客南鄰謾與王侍御掄邀高
蜀州適詩

上元二年辛丑

是年在蜀郡有百憂集行云即今倏忽已五十
按是年年四十九有杜鵑行石犀行古栢行病
栢病橘枯櫻枯梅詩代宗紀上元二年九月壬

寅詔剔上元號獨曰元年月以斗建命之以建
子起歲草堂即事荒村建子月又戲贈友詩元
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
直其年太子少保鄴國公崔光遠爲成都尹劔
南節度會東川段子璋殺其節度李奐走成都
光遠命花驚定平之甫有贈花卿歌光遠死其
月廷命嚴武

寶應元年壬寅

嚴武今春開府成都甫有嚴中丞在駕浣花草
堂仲夏嚴中丞見過之作草堂詩云斷手玉應
年即其時也甫與嚴武巴西相別其冬甫游射
洪陳拾遺草堂南至通泉縣還梓州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

其春甫有登梓州城樓又西北游涪城夏還有梓城南樓陪章侍御詩九月有祭房相公文其秋入闕中其冬有放船江上詩甫巴西聞收京闕有送班司馬入京詩其年代宗幸陝有憶昔詩云得不哀痛塵再蒙自天寶十四載至此九年元宗幸蜀代宗又幸陝故曰塵再蒙甫年五十一

廣德二年甲辰

嚴武再鎮蜀甫贈詩云殊方又喜故人來除京兆功曹不赴武辟劍南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闕塗中贈武詩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

部符其夏至蜀有公堂揚旗和嚴武早秋詩揚
旗詩云二州陷大戎一本作三州代宗紀吐蕃
陷松維二州柳芳歷糧運絕西川節度高適不
能軍吐蕃陷松維保三州甫年五十二

永泰元年乙巳

其春飲鄭公堂四月嚴武死有哭嚴僕射歸櫬
詩

大曆元年丙午

二月杜鴻漸鎮蜀甫厭蜀思吳成都亂遂南游
東川至夔峽浮家戎江渝州候嚴六侍御題忠
州龍興寺詩

大曆二年丁未

有雲安立春詩放船下峽初宅讓西有赤甲白鹽
東屯白帝詩其年十月十九有觀公孫大娘弟
子舞劍器詩云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元三載
相去五十三年甫年五十五

大曆三年戊申

正月旦有大歲日詩正月甲子放船下峽留峽
州之上牢下牢過荊州之松滋有荊南秋日詩
九鑽巴嚙火三蟄楚祠雷自庚子卜築劍外巴
道及丙午逆旅雲安雲安楚地移居公安歷石
首劉郎浦其冬至湘潭有岳陽樓歲晏行

大曆四年己酉

有岳陽洞庭湖青草湖湘夫人祠喬口道林岳

麓二寺詩

大曆五年庚戌

高適乾元中刺蜀州永泰元年卒至大曆五年
實六年矣是年庚戌甫年五十八正月追酬高
蜀州人日寄漢中玉瑀敬昭州超先二月湖南
屯將臧玠犯長沙甫發潭州泝湘宿鑿石浦過
津口次空靈岸宿花石川過衡山回棹至衡東
南邑曰耒陽有呈聶令詩或謂甫絕筆耒陽之
夏然耒陽古體之後律詩尚有千秋晚秋長沙
送李十二曰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
秋類此者多

大曆六年辛亥

甫其冬北征棄魄巴陵元稹誌劍南兩川節度
嚴武狀公工部員外叅謀軍事旋棄去扁舟下
荆楚年五十九呂卒旅襯岳陽說者或謂遊耒
陽江上宿酒家是夕江水泛漲爲水漂沒聶令
堆空土爲墳或謂聶令饋白酒牛酪脹飲而死
皆不可信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上

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下

嘉興魯訾撰

睿宗先天元年壬子

正明皇以太極五月改爲元

按公志及傳皆云年五十九卒於大曆五年庚

戌詩史云開元元年癸丑公生公上三大禮賦

云生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公天寶十載奏

賦年三十有九逆第公今年生呂汲公攷公生

先天元年癸丑天寶十三載奏賦若十三載公

當四十三歲矣唐書宰相表及紀年通譜先天

元年壬子而譜以爲癸丑集蔡房公廣德元年

歲次癸卯而譜以爲甲辰皆差一年

汲公始作詩

詳

開元元年癸丑

三年乙卯

公鄆城觀公孫弟子舞劍行云開元三年余尚
童稚於鄆城觀公孫舞劍器年譜以爲三年丙
辰按公是年纔四歲年必有誤公進鵬賦表云
臣素賴先人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
矣約千有餘篇則能憶四歲時事不爲誤也

十四年丙寅

公初遊選場壯遊曰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
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二十三年乙亥公年二十四

公作開元皇帝皇甫淑妃豐碑曰歲次乙亥十

月癸未朔薨又曰野老何知斯文見託不論官
闕遊夏入文學之科意公尚白衣天寶十載始
上三大禮賦起家授河西尉或以爲是年未應
稱野老當是天寶十載辛卯銘曰列樹拱矣豐
碑闕然乃知後來方立碑也但未能攷其定於
何年

二十五年丁丑

史云公少不自振客遊吳越齊趙故壯遊曰東
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違恨不得窮扶
桑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忤下考功第拜辭
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登吹臺上
冬獵青丘旁遊梁亦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

都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
視平蕪昔遊曰昔與高李輩晚登單父臺山脚
曰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矯首
望八荒公居城南嘗預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
唐初考功試進士開元二十六年戊寅春以考
功郎輕徙禮部以春官侍郎主之公之適齊趙
當在此歲以前

二十九年辛巳

公有酌遠祖晉鎮南將軍于洛之首陽酌文十
三葉孫甫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

天寶元年壬午公年三十一

南曹小司寇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爲山之作

系云天寶初

六載丁亥

公應詔退下元結論友曰天寶六載詔天下有
一藝詣轂下李林甫相國命尚書省皆下之遂
遂賀野無遺賢于庭公上韋左相曰皇上頃見徵
倏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上解于
京兆曰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破膽遭前政
陰謀獨秉鈞正謂此邪

九載庚寅紀十一月封華嶽

十載辛卯公年四十

公奏三大禮賦元稹誌曰賦奏命宰相試文授
右衛率府曹曹吏云公奏賦帝奇之命待制集

賢院相試文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曹
公官定後戲贈曰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
夫怕奔走率府且逍遙莫相疑行曰憶獻三賦
蓬萊宮自恠一日聲烜赫集賢孝士如堵牆觀
我落筆中書堂史集皆以爲十三載按帝紀十
載行三大禮十三載未當郊况表云臣生長陞
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故知當在今歲原叔
云新書作召試京兆府兵曹新書乃今舊書則
今書作曹曹進西嶽賦表乃云委學官試文章
皆不同除夕曲江族弟位宅守歲曰四十明朝
過年譜云上韋左相詩云鳳旆軒輳紀龍飛四
十春壯遊曰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

九年西歸到咸陽則公歸自齊趙乃應詔奏賦

又數年間事也

翰林王洙
字叔原

十三載甲午公年四十三

玄宗紀秋八月甲子朔文部侍郎韋見素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公贊見韋左相詩云龍飛四十年春又曰愚蒙但隱論則此詩似未獻賦前封西嶽賦表云臣本杜陵諸生年過四十又云蓋長安一匹夫耳次歲國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制於集賢委孝官試文章再降恩澤送諫有司參列僉序則此賦又在三大禮賦後詩史以爲十二載未詳紀二月丁丑楊國忠爲司空公表云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文不可寢已則此

賦當在未封西嶽前而紀封華嶽在九載又當考也

十四載

十一月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公有自京赴奉先

作注云此年十一月作

集注云公在率府欲辭職遂作去矣行而家屬

先在奉先詩史云薊北反書未聞公已逸身歲旬

十五載丙申公年四十五

是年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

祿山僭帝于東京公在奉先以舅氏崔十九翁

爲白水尉故適白水有高齋三十韻六月辛未

賊入潼關駕幸劍外七月甲子肅宗即位靈武

公漸北過彭衙行曰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

夜深彭衙道

馬謂界

月照白水山

屬同

少留周家

窪欲出蘆子關公七月寓于麴川有三川觀漲

詩

鄜州屬縣

曰我經華原來

長安北

公羸服走靈武賊

得之故贈韋評事詩曰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

遊公沒賊中有九日藍田崔氏莊以下十三首

至德二載丁酉公年四十六

公春在賊中曲江行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

潛行曲江曲自正月乙卯祿山死二月戊子肅

宗次鳳翔李光弼敗安慶緒于太原郭子儀敗

安慶緒于潼關又敗于永豐倉公西走鳳翔達

鳳翔行在曰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又曰司

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又述懷曰去年潼關敗

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元微之

誌云步謁肅宗行在拜左拾遺舊書云自京師
宵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新書云拜右拾遺
非是考綰罷相印甫上疏不宜免帝怒詔三司
雜問以張鎬言帝解救之公有狀謝口勅又有
六月十二日薦岑參諫官狀皆可考新史云自
是帝不甚省錄公家寓鄜彌年孺弱至餓死許
甫往省親呂汲公考云八月墨勅放還鄜州有
北征詩舊史云肅宗怒貶甫爲華州司功曹非
是實錄言御史大大韋陟言當考北征曰皇帝
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
贈節度李重進曰青袍朝士最苦者白頭拾遺
徒步歸閩八月朔甲寅賊安慶緒寇好時渭北

節度李光進戰郤之渭北壘空公得北首鄜路
送韋宙同谷曰鑿輿駐鳳翔受詞太白脚秋旋
自鄜時扈從還闕贈嚴賈二閣老曰法駕還雙
闕王師下八川北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十月
丁卯天子還闕公臘日供奉紫宸曰臘日常年
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十二月上皇至自蜀
以蜀郡為南京鳳翔為西京西京為中京

乾元元年戊戌公年四十七

是歲二月改元
復以載為年

春公有紫宸退朝口號賡賈至朝大明宮宣政
殿晚出左掖又退朝出左掖直夜題省中壁等
詩微之誌公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出華州司戶
悲往事繫曰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

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曰近得歸京邑移官定至尊
必大臣有不樂公者至華題鄭縣亭子曰雲斷
岳運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唐官儀功曹主
秋賦公有秋策問進士七月代華牧論殘寇狀
上朝廷策士文公及冬出潼關東征洛陽道史
不載有闕鄉姜七少府設鱸及湖城遇孟雲卿
歸劉顥宅飲宿等詩

二年己亥公年四十八

春留東都三月九節度之師潰于滏水郭子儀
斷盟津退守東都公有新安吏石壕吏等詩歸
華放情山水間嘗遊伏毒寺有憶鄭南曰鄭南

伏毒寺蕭灑到江心鮑公詩譜云夏去華之秦
公有秋華下苦熱曰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
餐還不能立秋後題曰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
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自是有浩然志史
云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貧採橡栗自給有
秦州二十首曰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
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公厭秦隴要衝人事煩夥
西南命駕遊同谷別贄上人曰天長關塞寒歲
莫飢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黑冬十月發
秦州曰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思樂土
無衣思南州至同谷作七歌寓同谷不盈月十
二月一日發同谷曰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公自京至華至秦至
同谷赴劍南凡四史曰同谷採橡栗自給流落
劍外公詩云邑有佳主人又曰臨岐別數子握
手淚再滴非寥落而遷殆迫於寇攘也送韋宙
從事同谷曰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又曰古
來無人地今代橫戈矛當時必為羗戎所迫但
史不載止云十二月史思明寇陝州公度粟亭
趨劍門木皮嶺曰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門鹿
頭山曰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飢渴連山西南斷
俯見千里豁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裴冕鎮
成都公遂卜居錦江成都曰我行山川異忽在
天一方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上元元年庚子公年四十九

裴冀公爲公卜居成都西郭浣花溪成都記草
堂寺府西七里浣花寺三里寺極宏麗公卜居
曰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公寓浣
花雖有江山之適羈旅牢落之思未免故二年
之間有赴青城縣成都西暫如新津出成都寄陶
王二少尹寄高彭州投簡成華兩縣諸子等詩
柳芳麻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公乾元初客秦有
寄適于彭州上元初適牧蜀而公乃有寄高彭
州詩當考

二年辛丑公年五十

紀夏四月劔東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陷

綿州節度使李奐奔于成都五月劔南節度使
崔光遠克東川段子璋伏誅公戲作花卿歌曰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綿州刺史
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
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
世無舊唐傳云梓州刺史段子璋反以兵攻東
川節度使李奐適率州兵與西川節度使崔光
遠攻子璋斬之西川牙將花驚定者恃勇旣誅
子璋大掠東蜀新史云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
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遂
以適代爲西川節度紀傳與此詩皆不同當知
公紀事爲審也九月壬寅大赦去上元號稱元

年以十一月爲歲首以斗所建爲名公草堂即
事曰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春秋變古則書
之公此意也年譜與史云嚴武鎮成都甫往依
焉新史云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
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
賜緋魚公先赴成都裴公爲卜居浣花里譜傳
皆非是嚴中丞枉駕見過系云嚴武東川除西
川勅除兩川都節制詩云元戎小隊出郊垌問
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
流萍辭意皆與傳異詩史云地志劔西益彭蜀
其州二十有八劔東梓縣劔普十州縣爲都會
蕭宗實錄子璋盜絳州改年黃龍州曰龍安府

代宗實錄武京兆少尹御史中丞賊思明阻兵
京師頗自矜大命絳州刺史未幾東劔節度詔
兩劔一道新傳坐房瑄貶巴州久之遷東川玉
壘記是年崔光遠尹成都花驚定平段難而士
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詔監軍按其罪十二
月恚死

寶應元年壬寅

上元二年四月改寶應

元年五十一

武至成都公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時蜀困於
調度嚴數從公往來寄題杜二錦江野亭云莫
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鷓鴣冠公酬云謝安
不倦登臨賞阮籍焉知禮法踈公結廬浣花涉
三年草堂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浣花曰

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四月己巳代宗即位
召武公送嚴入朝曰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
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老臣送嚴到縣州同登杜
使君江樓曰歸朝送使客落景惜登臨詩史召
武爲太子賓客傳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
道使封鄭公遷黃門侍郎公初與武云中丞梓
州九日贈武曰大夫此詩曰侍郎再鎮蜀曰上
嚴鄭公前後自可考也晚月呈漢中王多在中
秋七月劔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己未
伏誅公吟射洪曰南京亂初定故公欲駕梓至
梓已重陽九日登城九日奉寄嚴大夫曰不眠
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嚴巴嶺荅曰昨向巴山落

寺譜下
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時嚴猶未出巴地也秋
歸成都迎家遂徑往梓十一月往射洪縣南途
中有作南之通泉縣州過郭代公故宅陪王
侍御因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携酒涪江
泛舟皆一時作也

廣德元年癸卯年五十二

春日梓州登樓曰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又
曰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
下荆門公已有東下之興公送辛負外暫至縣
還梓州陪章侍御宴南樓陪章侍御惠義寺秋
章梓州水亭時公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
曰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秋故相房瑄薨公

有九月壬戌祭房公文公轉遊閬中爲閬州王

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警急曰玉壘雖傳撤松

州已解圍

系云時高公適領西川節使

時吐蕃犯塞爲中國

患公痛其猖獗疾蜀無善將以守要害明年武
再出鎮蜀道始安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

二年甲辰公年五十三

公自梓之閬有閬山歌等詩送李梓州之任并

寄章十侍御

系云初時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史二公交印

正在今春有將赴荆南遊有將赴荆南寄別李

劍州遊子曰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公時意

未有所適會嚴武復節度劍南東西川公往依

焉贈武曰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領還須濟世才

嘗恠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房瑄薨閬
州贈一品公別房太尉墓曰他鄉復行役駐馬
別孤墳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三首曰汨汨
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旋錦江
贈王侍御曰一別星橋夜三回斗柄春亦曰猶
得見殘春微之誌曰劔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
員外郎參謀軍事公楊旗系云二年夏六月成
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新旗幟曰三州陷
犬戎但見西嶺青代宗紀曰廣德元年失松維
州柳芳歷廼曰糧運絕西川節度高適不能軍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以公詩考之當然武軍城

早秋曰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風邊雪滿西山更
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公和曰秋風
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
戍更奪蓬波雪外城遣悶曰胡爲來幕下只合
在舟中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公放誕不樂
吏檢雖鄭公禮寬心契尤每見意史云性褊躁
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子武
亦暴猛外若不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
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
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舊史不載以公詩考
之武來鎮蜀彝已交印入覲公再依武相歡洽
無恨恨意史當失之

永泰元年乙巳公年五十四

正月三日竟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曰白頭
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夏四月庚寅嚴公薨公有
哭歸柩五月癸丑詔定襄郡王郭英又節度劍
南紀閏十月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寇成都
郭英又奔于靈池普州韓澄殺之崔靈傳名旰本
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等請郭英又爲
節度靈亦巧大將王崇俊朝廷次用英又英又
恨之召靈靈不敢還英又自將討之靈還攻英
又英又不勝走靈池於是劍南楊子琳起瀘州
與邛州栢貞節連和討靈明年詔杜鴻漸山西
劍南等道副元帥平其亂入成都政事一委靈

乃表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
解之大厭三年寧來朝楊子琳襲取成都以公
詩攻之成都亂再至東川相從行曰我行入東
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
何有梓州豪桀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父公歸
成都止以嚴公再鎮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
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
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敵氣已
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
專城居系云即揚子琳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
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
雍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踈營屋曰愛惜

已六載茲辰去千竿以詩訂傳云大將赴朝廷羣
小起異圖以爲嚴公後來公無再歸草堂之跡
以爲崔旰史云大厯三年入朝宦本名旰至是
賜名留其弟守成都揚子琳乘間起瀘州以精
騎數千襲據其城宦妾任募勇士自將以進子
琳引去公厭蜀思吳下荆門遂南下夏艤戎州
燕戎州使君東樓渝州候嚴六侍御至忠州有
燕使君姪宅及夏泊雲安至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公已不樂
雲安欲遷夔趙使以爲求泰元年四月嚴武卒
五月下忠渝大厯元年在雲安與詩文皆差一
年高常侍求泰元年正月卒公有聞高常侍亡

系云忠州作知公以求泰元年下渝忠但草堂
所紀却是嚴公薨後事不敢妄定姑從舊次

大庾元年丙午公年五十五

題子規曰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移居夔州
郭曰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
與放船清客居曰西南失大將商放自星奔今
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此詩方及失大將聞杜
鴻漸出鎮與史年亦差暮春遷居灤西有暮春
題灤西新賃草堂五首

大庾二年丁未公年五十六

在夔州西閣立春日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
客不勝悲雨詩曰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資

治通鑑大庾二年正月辛亥朔至十三日甲子
諺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移居赤甲有入宅赤
甲二詩曰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
三月自赤甲遷居瀼西有卜居暮春題瀼西新
賃草屋東屯有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
四首曰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皆茅屋
淹留爲稻畦訖冬居夔

大庾三年戊申公年五十七

大庾日曰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時第五弟
漂泊江左近無消息遠懷穎觀等曰陽翟空知
處荆南近得書正月中旬定出三峽曰自汝到
荆府書來數喚吾須椒添風詠禁火卜歡娛公

因觀在荆陽遂發棹有將別巫峽贈南鄉兄襄
西果園四十畝曰正月喧囂未茲辰放鷁初夏
有和江陵宋大少府兩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
齋秋又不安於荆南舟中出南浦奉寄鄭少君
曰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是秋移居公安荆屬邑府南
復東下發劉郎浦在荆州曰挂帆早
發劉郎浦疾風飄飄昏亭午曉發公安系二云數月息
總泊岳陽城下郡曰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
燈則冬在岳陽矣

大曆四年己酉公年五十八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曰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
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公將適潭詩譜云

此年春自岳陽至潭遂如衡畏熱復廻夏將如襄陽秋將歸秦皆不果卒留潭自是率舟居詠懷及上水遣懷及銅官渚守風皆自岳陽入潭時作蓋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而自衡回潭爲順水詩皆可攷

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

春去潭至衡清明日著處繁華憐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則公在潭至夏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圍練使崔瓘又是歲湖南將王國良反及西原蠻寇州縣故公益南至衡山縣謁文宣新學堂呈陸宰及入衡州備述臧玠等亂末云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歛土間清涼

諸舅割符近開緘書札光橘井在郴州諸舅謂

崔偉前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楊郴州詩公將

往依焉公又至耒陽州東遊嶽祠大水遽至涉

旬不得食聶耒陽以公阻水致酒肉療飢荒江

詩得代懷興未盡本韻至縣呈聶令傳云令嘗

饋牛齋白酒大醉一夕卒王彥輔辯之為詳以

詩攷之公在耒陽畏瘴癘是夏賊當已平乃泐

湘而下故回棹之什曰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

徧羅含湘水記又順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牽登

舟將適漢陽曰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又暮

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則秋已還潭暮

秋北首其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交元微之

誌云子羨之孫嗣業啓子羨之柩襄紱事於偃
師途次于荆拜余爲誌辭不能絕其略云扁舟
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呂汲公年譜云大
厯五年辛亥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以詩攷
之大略可見傳言卒於耒陽非也汲公云是夏
亦非也今九域志衡州有公墓又未知信然或
附會邪

杜工部年譜終下